



國軍遷臺後陸軍指參教育的改制與整併

——民國38～58年

作者簡介



王懷慶上校，陸軍官校正87年班、砲校正規班185期、陸軍學院97年班、戰術研究班100年班、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曾任射擊組長、連長、參謀主任、隊長，現任國防大學陸軍學院教官。

提要

- 一、我國陸軍深造教育體系最早可追溯至民國前6年，滿清政府仿德國軍制所建立。第一所深造教育學校是由北洋所建立的「軍官學堂」，於民國元年更名為「陸軍大學」。直到民國35年(1946年)，國軍接受美軍建議，軍事教育改成美軍制度，以助於幹部素質之提升。
- 二、民國37年(1948年)7月「陸軍參謀學校」在南京開辦，這是國軍現行深造教育最早的溯源。但隨著國軍戡亂作戰態勢失利，陸軍參謀學校於民國38年(1949年)4月併入陸軍大學，等同宣告國軍在抗戰勝利後，仿美制深造教育之改革驟然為之中斷。
- 三、國軍隨政府遷臺後，並未放棄美制教育，然美援未到，遂以白團為主的圓山軍官訓練團擔負深造教育的責任。迨韓戰爆發，美軍顧問團來臺，始有「陸軍指揮參謀學校」之創建，亦為現行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最早的沿革。

四、陸軍大學於民國41年(1952年)5月改制為美制「國防大學」，期間又更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及「三軍聯合大學」，最後於民國58年(1969年)改為「戰爭學院」，併入三軍大學。圓山軍官訓練團則於美援來臺之後，更名「實踐學社」，繼續培訓陸軍中、高階軍官，於民國54年(1965年)結束。

五、本文旨在闡述國軍秉於獨立自主之建軍思想，預應戰略環境之變遷與外在情勢之衝擊，猶能堅持厚植國軍戰略戰術思想之弘揚，陶鑄固有的軍人武德，淬鍊奮發之革命志節，有助於國軍之建軍備戰，乃至於臺海安全之維護，殊值後世傳承並發揚光大之。

關鍵字：陸軍深造教育、陸軍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實踐學社

前言

軍事教育的良窳，是一個國家所屬軍隊強盛弱衰的關鍵所在，而中高階層軍官的深造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此理可從19世紀普魯士軍事教育改革的成效中得到驗證，¹在我國亦然如此。我國陸軍深造教育自從清末仿德國建立制度以來，雖不斷歷經政權更迭以及改仿美制，然都能不斷培育出對國家貢獻卓著的陸軍將校。

關於陸軍的深造教育，在現有的研

究文獻中，不乏前人的回顧與期許。過去多位曾擔任過三軍大學校長的蔣緯國、李楨林、程邦治、汪多志等，都曾有著作探討。此外，亦有許多國軍將領撰文回顧。在這些著作中，多有提及國軍遷臺後的改制，但對於改制的過程則鮮少深究。然而，這個過程卻是國軍深造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尤其對陸軍來說更是如此。因為當時在海、空軍較為缺乏的情況下，陸軍往往代表整個國軍。如此，也導致深造教育的延續性與各學校的沿革發展常被混

1 普魯士軍隊於1806年耶拿戰役(JENA)中敗於拿破崙(1769~1821)的法軍，此後開始進行軍事改革。改革後的普軍從而成為專業化的部隊，並在1870年普法戰爭大獲全勝後，成為世界各國軍隊效法的對象。其中影響最深的，分別是參謀體系的建立及軍事教育的分級概念，而後者更是前者能夠發揮最大功效的重要關鍵。在普魯士軍事教育的分級中，區分為初期、中期及高階教育。1870年以後的第二帝國期間(德意志帝國)，德軍更將教育的重點放在高階層軍官教育的發展。高階軍事教育主要教授各式理論及針對特定領域的實務訓練，以培養高階指揮人才，其位階等同於現行我國軍事深造教育。Gregory C. Kennedy, Keith Neilson編著，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MILITARY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臺北：國防部，2007年6月)，頁20、82、149。



為一談，而兩者實為不同的事物。尤其是「陸軍大學」與「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即現今「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的前身）之間的關聯。

值此陸軍學院創建70年(民國110年)之際，本文藉由史政檔案及出版品，梳理遷臺初期陸軍深造教育的更迭與整併的過程，以充益此一時期學制改革之歷程，進而有助正本溯源。

遷臺前陸軍深造教育的緣起與概況

國軍隨政府遷臺前，在大陸肩負陸軍軍事深造教育的學校，是源自於遜清的陸軍大學。一般對於陸軍大學在民國前的認識，大多來自於官方出版品的記載。主要內容概約是民國前6年(1906年、清光緒32年)時，清政府在籌建新式陸軍的過程中，仿效德國軍事教育分級的制度，將中國軍事教育區分為4級，而位階最高的是設立在保定的「陸軍軍官學堂」。而後又在民國前1年(1911年、清宣統3年)改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民國成立後定名為「陸軍大學」。²由於這是官方出版品的紀錄，因此廣為國軍所採用。然而這種說法不僅過於簡化了國軍深造教育的起源，

且對「陸軍軍官學堂」的校名也有待商榷。

較為可考且完整的說法，應該可以從現代軍事教育體制最早的法源條令開始追溯，就是在民國前8年(1904年、清光緒30年)清政府練兵處所頒布的〈陸軍學堂辦法二十條〉。其中，第一條明確將新制軍事教育區分為4等級，屬深造教育的是第四級「陸軍大學堂」。該學堂主要的教育宗旨是「教以高等兵學，統匯各科，淹通融貫，具指揮調度之能，為造就參謀及要職武官之所。」另外，第七條則律定陸軍大學堂應設立在京師，權責屬中央政府。³但是，直到清朝結束，陸軍大學堂都沒有被創立。因為條文中規定，正規軍事學堂必須「次第設立」，而屬於最高階的陸軍大學堂必須等到學生完成小學堂、中學堂及兵官學堂等前三階段約7年軍事教育，才能進入陸軍大學堂；也就是陸軍大學堂概約7年後才得以成立。然而，當時練兵處及兵部考量到深造教育的急迫性，因此在〈陸軍學堂辦法二十條〉中也訂定配套的解決辦法，第一條補述中說到，由於正規教育「層累遞進，取效較遲，應別設速成軍官學堂及速成師範學堂，以備目前各軍武官、各堂教習之選。

2 《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第一次：沿革及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73年1月)，頁15；楊學房、朱秉一主編，《中華民國陸軍大學沿革史暨教育憶述集》(臺北：三軍大學，1990年12月)，頁6。

3 〈陸軍學堂辦法〉《東方雜誌》，1904年第1卷第12期，頁274、277。

俟各正課學堂辦有成效，速成學堂即行停辦。」⁴可是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並未遵循學堂辦法設立速成軍官學堂，而是於民國前6年5月以位在保定的北洋行「營將弁學堂」開辦暫代陸軍大學堂的北洋「軍官學堂」。⁵這所袁世凱開辦的軍官深造教育學校，才是民國前1年更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民國成立後定名為「陸軍大學」的前身。所以無論是正式的條令內容，或是實際上，都未出現「陸軍軍官學堂」。

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修改了遜清的軍事教育分級，將四級制改為三級制。⁶停辦陸軍小學堂，並將陸軍中學堂改為「陸軍預備學校」成為第一級教育。第二級教育是在保定成立陸軍軍官學校，延續遜清時期未開辦的陸軍兵官學堂，深造教

育仍由陸軍大學肩負。⁷自民國17年(1928年)底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由先總統蔣中正擔任陸軍大學校長，從當年度入學的第九期學生開始，陸軍大學成了孕育國軍的搖籃。國民政府接手後，開始增聘外籍教官，起初以德國及日本兩國為主。⁸但在民國18年後停止聘請日籍教官，改以德、俄兩國教官為主，兩國教官分別教授戰術、空中戰術及戰爭原理、戰爭史等課程。⁹

由於當時中國戰亂的情勢變化不定，使得陸軍大學必須不斷遷徙校址。國民政府接管後，代理校長黃慕松將軍(1884~1937)考量教學成效，建議將校址遷往南京，讓首都優秀的人才可以兼任教職，藉此改掉學員在精神上散漫的缺點，¹⁰陸大遂在民國20年(1931年)遷往南

4 同註3，頁275。

5 袁世凱在民國前6年5月上呈的奏章表明，「……此項大學堂尚屬闕如，如論其章制仍應設於京師。惟按照定章，必俟中學堂暨兵官學堂次第設立再行興辦，誠恐緩不濟急。……臣謹遵照練兵處兵部奏定辦法略事變通，名曰『軍官學堂』，即在保定省城設立。……雖不居大學堂之名而以著大學堂之實也。」袁世凱，《袁世凱奏摺專輯(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0年)，頁2240。

6 朱文富、樊國福，〈清末民初留日學生與直隸省軍事教育近代化〉《河北大學學報》，第37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6。

7 徐東波，〈近代中國陸軍軍官學校的關鍵性轉變—基於北洋武備學堂與保定軍校的比較〉《保定學院學報》，第30卷第3期，2017年5月，頁134。

8 楊學房、朱秉一主編，《中華民國陸軍大學沿革史暨教育憶述集》(臺北：三軍大學，1990年12月)，頁76。

9 丁振亞，〈北伐統一後至抗戰期間陸軍大學之戰術思想(1932~1945)〉《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三期，914~917。

10 「黃慕松電蔣中正為便利研究軍事陸軍大學宜設首都」，1928年9月2日，〈一般資料—民國十七年(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037-006。



京。民國26年(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陸軍大學奉命遷往長沙躲避戰火，隔年又因戰況緊急，再遷往遵義。¹¹ 民國28年(1939年)7月，蔣公又命陸軍大學遷到陪都重慶，¹² 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隨政府遷返南京。儘管陸軍大學不斷的遷徙，但全體教職仍然努力克服艱困環境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在遵義的時候，隨時都要顧忌日軍的轟炸；¹³ 在重慶時，為了讓學員能安心學習，不惜在山洞中自建茅草營舍，並將各項設施分布於各山坳間，以躲避日軍的空襲。¹⁴

抗戰勝利之後，國軍進行整編，軍事教育制度也包含其中。民國34年(1945年)12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率團到中國，除了調處國共之間的問題，並協助國軍戰後改制。隔年5月，國防部接受美軍建議，軍

事教育制度仿造美軍，最大的不同，是將深造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在陸軍大學之下成立「陸軍參謀學校」，¹⁵ 以及準備開辦「國防大學」。¹⁶ 這也是國軍現行深造教育最早的溯源。

陸軍參謀學校在民國36年初(1947年)奉核開始籌辦，時任參謀總長陳誠(1898~1965)建議運用陸軍大學資源協助參謀學校，並以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1895~1991)兼任參謀學校教育長。¹⁷ 當時的規劃，陸軍參謀學校教育期限是1年，招訓對象是曾在國內外受過1年半以上養成教育的軍官，並且能繼續服役7年半以上，另就具有營長或參謀主任1年以上之優秀中、少校軍官列為招訓對象。¹⁸ 民國37年7月陸軍參謀學校在南京開辦，第一期學生於10月14日入學。但同年底，國軍戡亂作戰態勢不利，陸軍參謀學校奉

11 同註8，頁15、16。

12 「蔣中正電令徐永昌陸軍大學速籌遷重慶」，1939年7月11日，〈籌筆—抗戰時期(二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10300-00025-008。

13 同註8，頁168。

14 潘光建，〈國軍深造教育第一期—陸軍大學之回顧〉《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1996年5月，頁11。

15 「改革軍事教育案研究意見彙報表、陸軍學制概見表、陸軍軍事學校召訓幹部員額計劃表、革新軍事教育圖解」，1950年2月14日，〈軍事教育改革方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703-00124-002。

16 民國35年10月時，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已經奉命準備籌辦國防大學，並開始準備相關教材。教材蒐集的方向區分為四大類，分別是「總計畫案類」、「國防經濟建設類」、「國防軍事部署類」、「陸空海軍聯合戰術類」等。「徐培根呈蔣中正陸軍大學現正準備國防大學教材以為開辦國防大學之用等文電日報表」，1946年10月18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3-282。

17、18 於下頁。

令隨同陸軍大學南遷廣東黃埔。後來又因為政府緊縮各級機構，軍事院校大多裁併，陸軍參謀學校遂於民國38年4月併入陸軍大學，第1期學生改為陸軍大學正規班第23期。¹⁹最後，陸軍大學於民國38年7月中旬遷往臺灣，9月移駐新竹東門國民小學。²⁰陸軍參謀學校的結束，宣告國軍在抗戰勝利後，仿美制深造教育改革的中斷。

革命實踐研究院 圓山軍官訓練團的創設

遷臺之後，國防部暫緩了軍事教育改制，主要是失去美軍的援助。民國38年8月，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對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前景不看好，消極的採取「袖手旁觀」政策，²¹因而停止對華的一切援助，包含美軍的撤離。另一方

面，許多軍事學校在遷臺的過程中損失大半的人力及財產，國防部為了妥慎運用有限的資源，遂在民國39年(1950年)2月決定整併軍事院校，只保留陸軍大學、陸軍軍官學校、裝甲、通信、兵工、測量及國防醫學院等。²²其中，深造教育階層僅保有陸軍大學，惟不包含陸軍參謀學校。但為了滿足部隊實際需求，國防部採取折衷的作法，以選訓的方式，在陸軍大學增開將官班及校級參謀班，以增進現職參謀的本職學能。

不過，國防部對深造教育的折衷作法，很快就被日籍顧問團(即「白團」)為主的圓山軍官訓練團所解套。該團成立於民國39年2月，初始名稱是「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班」，同年6月改以「訓練團」為名。²³該團設立之初，蔣公曾指示參謀本部釐清圓山與鳳山兩個軍官訓練機構之間的差異。²⁴參謀本部的解釋，圓山

17 「陳誠等呈蔣中正奉准於今秋成立參謀學校請以徐培根為該學教育長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47年3月3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9-003。

18 《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第一次：沿革及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73年1月)，頁22。

19 同註18。

20 同註8，頁251。

21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頁238。

22 同註15。

23 蔣緯國主纂，《實踐三十年史要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6月)，頁5。

24 於下頁。



軍官訓練團是以校級軍官為主，側重於戰術方面的運用；而鳳山則包含各部隊尉級軍官，側重在戰鬥技能之演練。²⁵ 顯見圓山軍官訓練團實際上屬深造教育的階層。其實，軍官訓練團的設置，本就是為了因應國軍來臺後從事整軍建軍之應急需要。²⁶ 因此教育期程僅為5週，並以陸、海、空軍中高階指揮及參謀為其主要招訓對象。陸軍部隊是以現職軍、師參謀長、團長、副團長、營長、副營長及軍司令部參謀人員，海、空軍則以中級幹部為主，各軍比例約為陸軍75%，海軍10%，空軍15%。²⁷ 軍官訓練團的教育目的有二：一是增進學員三軍聯合作戰能力；二是增進中高階部隊長的指揮技術及戰術運用。²⁸ 教育內容是以研習島嶼攻防及大陸登陸作戰為主，並特別著重各

軍、兵種之戰術、後勤、情報與通信業務。²⁹

圓山軍官訓練團於民國41年7月底，因美援的到來致其階段性任務為之結束，8月以後改以「實踐學社」名義辦學。³⁰ 在2年6個月的期間，開辦了高級班與學員班兩個班隊。其中學員班是軍官訓練團的主要班次，共招收10期，訓期5～6週不等，結業學員達到4,059員。³¹ 在修業期間，學員須完成「學員自傳」及「學員結業報告」，訓練團會併同「成績考核冊」及「自傳評閱紀錄」予以歸檔。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結業報告，當中要求學員對受訓期間提出建議，從這些內容可以窺見當時的教育概況。如後來擔任空軍總司令的第一期學員烏鉞(1915～2008)，就反映教官不足且時間緊湊，以致影響學習狀況；

24 蔣公當時指示參謀本部，「圓山訓練著重戰術，鳳山訓練著重技術及小動作，當不致有兩種不同的方式，惟為周密計，應將二訓練機構之範圍、程度、典範令等，予以檢討規定……」。「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1950年8月26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51574〈三十九年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典藏號：39_1760_2760_1_10_00051574_002。

25 「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三十九年九月九日)」，1950年9月9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51574〈三十九年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典藏號：39_1760_2760_1_12_00051574_001。

26 黃慶秋，《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70年10月)，頁29。

27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教育綱領〉，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卷23演講，頁267。

28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卷23演講，頁253、254。

29 同註27，頁265。

30 郭冠麟主編，《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3年6月)，頁15、16。

31 同註18，頁25。

但第6期學員前國防部長蔣仲苓(1922~2015)則認為軍官訓練團教育完善、準備周到、辦事科學、管理合理。第7期學員前國安局長宋心濂則認為訓期過短，建議延長至2~3個月。³²高級班則是到民國40年(1951年)4月才開班，共招收3期，訓期除第1期15週外，其餘兩期17週，結業人數達657員。³³高級班的學員都是當時較為高階將官或校官，有些甚至立有戰功。如第1期的李良榮、趙家驥、蔣緯國、于豪章、王多年、吳文芝；第2期的黎玉璽、高魁元、方先覺、鄭果、劉玉章、宋長志、郝柏村、沈發藻、賈幼慧、馬紀壯、劉安祺、鄭為元、朱嘉賓、黃占魁；第3期的朱悟隅、馬安瀾。³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都擔任後來成立的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校長，如黃占魁、吳文芝、蔣緯國、朱嘉賓及朱悟隅等知名將

領，顯見層峰甚為重視深造教育之精實與改革。

「陸軍指揮參謀學校」 創建經過

圓山軍官訓練團雖然暫時填補了陸軍深造教育的間隙，但國防部並沒有放棄美制軍事教育之興辦。民國39年韓戰爆發，美國復於隔年4月20日，透過廣播宣布將派遣軍事顧問團到臺灣來協訓國軍。³⁵5月2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U. 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 後簡稱「美軍顧問團」)正式進駐臺灣。³⁶6月初，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 1895~1986)正式向參謀本部表明，中華民國應結束白團的一切活動，美軍顧問團可以對國軍實施全盤的教育訓練工作。³⁷對此，蔣公要求美軍顧

32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學員資料」，《實踐學社檔案》，國防大學典藏。

33 同註31。

34 同註32。

35 「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1951年4月21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1271〈總統府軍事會談案(四十年)〉，典藏號：40_003.91_2693_1_4_00001271_001。

36 美國派遣援華軍事顧問團的目的，主要是因民國39年6月韓戰爆發後，為了對蘇聯及中共形成包圍封鎖之態勢，以謀求建立區域性之集體安全體系。因而企圖自阿拉斯加沿太平洋至東南亞地區，組織一道堅強防線。臺灣位處此包圍圈之重點要衝，美國政府於民國40年1月30日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以協助訓練國軍部隊。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並由陸軍少將蔡斯(William C. Chase, 1895~1986)擔任首任團長。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10月)，頁3。

37 「周至柔呈蔣中正蔡斯對日籍教官參加我軍訓練認為不便經與陳誠王世杰黃少谷郭寄嶠葉公超研擬處理方案二種」，1951年6月11日，〈美國協防臺灣(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6-00049-004。



問團提出完整的教育訓練計畫，否則現行深造教育將繼續執行。雖然如此回覆美軍，但國防部卻早在5月6日就飭令陸軍總部籌創陸軍參謀學校，³⁸並持續研擬初步的陸軍參謀學校編裝表。³⁹此時，圓山軍官訓練團儼然成了雙方談判的籌碼。

從7月開始，雙方的重點在國軍的編制，深造教育的問題暫且被擱置。直到10月24日，時任參謀總長周至柔與蔡斯才針對設置陸軍參謀學校進行討論。周至柔首先闡明圓山軍官訓練團成立的宗旨與目的，接著表示如果美軍能協助成立新的訓練機構，則圓山軍官訓練團可以停辦。蔡斯同意協助之後，周至柔接著表示，如果可以再增加設置三軍聯合大學，則陸軍大學也可停辦。對於周至柔的要求，蔡斯不僅接受，同時表示三軍大學的課程應包含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課程。蔡斯接續表示，相關師資必須由國軍擔任，美軍只能派一部分資深軍官協助指導和教授。最後，周至柔要求蔡斯立即開始計畫，否則，將依照蔣公指示，繼續辦理陸軍大學和圓山軍官訓練團。⁴⁰

11月1日，蔡斯就將陸軍參謀學校的設立計畫送到參謀本部。在這份計畫中，其初步建議如下：⁴¹

- 一、教育期限：5個月。
- 二、教育宗旨：在於訓練經遴選之資深校級軍官作為師與軍階層之指揮官與一般參謀軍官以及聯勤部隊，陸戰隊以及裝甲部隊中相當階層之指揮官與一般參謀軍官。
- 三、教育範圍：戰術原則及各種作戰之基本要則；領導術各項新發展；協同作戰計畫之作為；心理戰；參謀組織及業務處理程序；步兵師與軍，傘兵加強營及裝甲總隊之功能、限制及其運用；G1(人事)、G2(情報)、G3(作戰)、G4(後勤)及各兵種協同作戰之性質及技術；聯勤部隊之組織及任務，空軍之組織與任務，海軍與陸戰隊之組織及任務。
- 四、教育方式：與美國陸軍參謀大學之短期班課程相似。
- 五、學員資格：經遴選堪深造之可能擔任師以下部隊指揮官及參謀職務之優

38 「陸軍參謀學校」，1951年12月27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集〉，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23_00003187_001。

39 同註38。

40 「三軍聯合大學及陸軍參校之設立」，1951年10月24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集〉，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9_00003187_002。

41 「設立國防大學及陸軍參謀大學」，1951年11月01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集〉，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11_00003187_001。

秀校級軍官。

六、開學日期：1952年2月1日。

七、學員名額：400員。

八、校長人選：陸軍總部曾保薦龔愚少將。為使該學校教職員之聘請及學程之準備不致延擱起見，該校校長之任職令希儘速予以發布。

美軍顧問團初步的規劃，無論是教育宗旨與範圍，基本上就是現在陸軍深造教育的基本雛型，使受教育的學員能兼具指揮官與各業參謀的學養。唯一的差別是訓期僅規劃5個月，朝短期班隊方向發展。另外，在蔡斯的建議中，開學日訂在隔年2月1日，時間上相當緊湊，為了讓國防部更清楚的掌握期程，蔡斯於11月24日再次發函國防部訂出建校時間表。

雖然開學日延後3天，但準備的時間仍然緊湊，顯然蔡斯並不清楚國軍當時運作的模式，認為一切都可以很順利的進行。但是依照蔣公的指導，國防部是對美軍顧問團協調的單一對口，各軍總司令部含以下不能與美軍顧問團私下協調任何問題。⁴²所以，在辦校的過程中，陸軍總部

如果遭遇任何窒礙，僅能依程序呈報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協商。雖然國防部很快在11月核定校長人選，由畢業於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的黃占魁中將為第一任校長，但所有教職員要於12月10日開始在圓山辦公，卻有一定的難度。為了配合美軍顧問團的規劃，國防部仍飭令陸軍參謀學校於12月1日遵照編制成立，這也是現在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最早的溯源。

雖然有國防部的命令，但當時圓山軍官訓練團尚有學員班第10期以及高級班第2期，根本無法騰出校舍給陸軍參謀學校使用，況且教職員的篩選又須通過人事考核，難以在時限內到齊。所以，黃占魁校長僅能臨時邀集3~5員重要幹部從12月3日起，先在陸軍總部內暫行開始辦公。⁴³蔡斯很快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在12月27日第三度發函國防部，強烈建議3點事項，其一是立即調派足夠之留美軍官至該校，並立即開始編製教材；其二是供給足夠的房屋及辦公設施；其三是消除所有延誤建校的一切事項。⁴⁴國防部雖然在回函中承諾，所有留美軍官會於民國41年1月15日報到，且圓山所有房舍會在1月下

42 「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1951年5月5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1271〈總統府軍事會談案（四十年）〉，典藏號：40_003.91_2693_1_5_00001271_003。

43 陸軍總部原先保薦龔愚將軍擔任陸軍參謀學校第一任校長，然當時龔愚任職於步兵學校校長，研判因當時步兵學校亦尚在重建，因此不宜改調任陸軍參謀學校。黃杰編著，《三年來之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未出版，國防大學典藏，頁3。

44 同註38。



表1 建立參謀學校第一期教育行事表

日期	負責單位	應辦事項
民國40年 11月30日	美軍顧問團陸軍組	陸軍參謀學校計畫草擬完竣。
12月3日		1.派遣美籍顧問兩人至該校。 2.領到美國陸軍參謀學校之選修課程。
12月3日	國防部	委派該校校長，授權以組織該校之職員及教官。
12月5日	國防部	校長經授權飭知已被甄選之教官至圓山，開始作教育上之準備。
12月5日	陸軍總部	將開辦該校所需經費之詳細概算呈報國防部。
12月10日	國防部	1.圓山之營房、辦公室、印刷所等設施備妥。 2.撥發經費，以備陸軍總部開辦及辦理該校之需。
12月10日	陸軍總部	該校職員、教官於圓山開始辦公。
12月10日	陸軍參校校長	開始準備參校第1期課程。
12月20日		1.將所有刊印之地圖修正本全份呈國防部。 2.將該校後勤補給需要項目之詳單呈陸軍總部。 3.將完成之教育實施計畫呈請國防部核備。
民國41年 1月10日	國防部	該校第1期所需各種地圖，共450份發給該校。
2月1日	國防部及校長	學員400員到達圓山報到。
2月1日	校長	開學典禮籌備工作完竣。
2月4日	校長	舉行開學典禮，第1期開課。

資料來源：「建立陸軍參謀學校之計畫」，1951年11月24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集〉，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18_00003187_005。

句全數撥交參校使用。⁴⁵但事實上，參謀學校的開辦並不如預期的順利。

「陸軍參謀學校」於民國41年元旦更名為「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為了維護教學品質，黃占魁認為辦學準備工作必須周詳，不能只顧爭取時間而草率從事，影響學員的學習情緒。黃占魁親自跟美軍顧問團陸軍組商討第1期的教育計畫達兩星期之久，於1月15日呈報陸軍總部，經

審查後，再於3月18日將修訂全案提交核定。依照教育計畫內容，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共採用美軍當年度67種教材，授課時數達430個小時，占全年度時數60%。此外，還有配合授課教材所需的參考書籍典範令約26種。這些教材與書籍都須經過翻譯、審核、研究、試教等程序。尤其是教材，翻譯完成之後，須清稿複寫後交付審核，奉核後再行清稿複寫，而後交付印

45 「為函復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籌備經過及建議事項由」，1952年1月20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集〉，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24_00003187_001。

製。講義教材都用打字油印，講授計畫及參考教材則用鋼板油印；所有掛圖掛表則須用毛筆一式繪製7份以上，除透明圖及地圖外，都以人工自行日夜趕印、裝訂、黏貼、摺疊，教學準備工作相當龐雜與繁瑣。

在教官編組方面，陸軍總部分兩批次派任陸軍大學第23期畢業學員38位，其餘均由各方陸續推薦、徵調而來。已報到的教官，除賦予自編課目及參加譯審工作外，其餘均須積極研究教材。為了提升教官教學品質，當時曾開設教官訓練班，由駐校美軍顧問協助集體研究，以求教官對授課內容有進一步的理解以及統一教學方法。3月5日起，全校區分為7個教學組，每組共同研討開學後第一個月應授的課目，同時辦理試教，其餘課目擇日比照辦理，完成相關教學準備。另外，關於校舍的問題，迄民國41年2月23日，軍官訓練團除保留部分房舍舉辦高級班第3期外，大部分校舍撥交陸軍指揮參謀學校使用，房舍問題予以解決。各項準備工作就緒之後，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於民國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由蔣公親自主持開學典禮，並爰定5月5日為校慶日。⁴⁶

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的發展

陸軍指揮參謀學校開辦之後，分別招收正規班及將官班，並以正規班為主要班隊。正規班的教育目標旨在培養師級至軍團級之指揮官及幕僚，招訓對象包含副團長以上正、副主官及機關院校之重要幕僚，以及海、空軍、聯勤、保安、憲兵等相關職務者。將官班的開設是為了配合部隊整訓需要設立，第1期的入學時間是民國42年(1953年)2月18日。辦學的目的在於統一戰術思想及參謀作業程序。招訓對象並無具體規定，由各單位遴選現階將級軍官，經總統府核定後送訓。⁴⁷

創校初期，正規班的訓期概約6個月左右，教育總時數700~900小時不等。課程重點主在戰術方面，區分為團營戰術36小時、步兵師戰術224小時、裝甲師戰術34小時、空降師戰術23小時、軍戰術18小時及軍團戰術8小時。總計戰術授課時數達343小時，占總時數約48%，其中又以步兵師戰術224小時最多，占總時數約32%。其次是參謀業務，區分人事12小時、情報45小時、作戰40小時及後勤29小時，總計授課126小時，占總時數17%，其中以情報時數最多。黃占魁校長任內總共招收5期，課程編排的比例約略相同。將官班的授課與正規班大致相同，但課程偏重於軍及軍團層級戰術，分別占總時數

46 同註43，頁3~8。

47 同註43，頁3~8。



21～30.4%。⁴⁸

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對於學員的考核，有建立淘汰的機制。如果學員在平時測驗及定期考試中，有兩度平均分數不及格者，將會被退學。為了協助學員能順利學習，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採取的是小班制，每班30人為限，讓教官能清楚掌握每一位學員的學習狀況。教官課堂上的授課方式，概可區分為「圖上作業」、「習題作業」、「現地作業」、「兵棋演習」、「討論」、「複習」、「講述」、「示範」等8種。教官必須依照學員的情況，適時適切的調整授課的方式，使學員能充分瞭解課程內容。此外，為了進一步瞭解學員的學習狀況及生活情形，學校還採取「導師制」，每一位教官必須直接負責3～5名學員的指導工作，在每一課目前一日晚自習時，親自協助學員研讀及準備。⁴⁹

關於各課目所使用的教材，雖然都是美軍參謀學校翻譯而來，但在正規班第一期開始之前，為了讓教官具有編纂教材的經驗，曾針對部分課目改以國軍編裝及本國地圖試行自編教材。但這些自編教材

經過審查檢討後，都未臻於理想而放棄使用。黃占魁校長檢討主要的原因，在於教官人數不足。以當時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的編制來看，7個教學組，每組編制9員，全校總計63員，這些編制人員每天的時間都被正規班及將官班的教學活動占滿。而編纂教材必須專心一志，要有時間針對課程內容廣泛蒐集資料及充分的研究，才不致影響教學品質。因此，黃占魁校長建議增加教官員額。⁵⁰

教官人員不足的問題，不久即獲得解決。在民國44年(1955年)4月時，陸軍指揮參謀學校的教官人員增加到88員，再加上10名研究員，總計有98員教職人員。⁵¹民國44年6月，第1任校長黃占魁任滿，由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唐君鉞(1910～1999)中將接任校長。唐校長任內，著重點在改編美式教材，改用國軍編裝與本國地圖，並以共軍為想定對象。隔年4月，畢業於英國皇家軍官學校的皮宗敢(1912～1984)中將接任校長。皮校長接任後，持續針對教材實施改編，全部改用中國大陸地圖，並以反攻大陸為想定基礎，提倡獨立自主戰術。⁵²

48 同註43，頁28、29、32、33。

49 「黃占魁呈蔣中正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教育概況及自編教材計畫報告書」，1953年9月21日，〈軍事各學校(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110-005。

50 同註49。

51 同註43，頁19、20。

52 鄭思凌編著，《戰術教官進修手冊》(臺北：三軍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1978年3月)，頁163。

在皮校長任內，由於教材的改編，國防部曾一度在民國45年(1956年)檢討延長正規班受訓的時間，但最終在人事運用及美軍顧問團的反對之下，訓期延長並未成案。美軍顧問團認為，陸軍指參學校倘若全數按國軍實際所需之課目編排，教育時間甚至不需要6個月即可講授完畢；另外，人事部門基於訓額總量管制的立場，延長訓期勢必增加每期受訓人數，進而影響畢業派職的困難。⁵³

民國46年(1957年)7月，國防部再度因為教材與課程的問題，檢討國軍深造教育的體制。蔣公認為，美國陸軍大學研究大兵團戰略戰術，特別重視情報與後勤，而當時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僅以研究師戰術為主，實感不足。原本國防部是建議回復已經停辦的陸軍大學，或設置陸軍指揮參謀學校高級班。⁵⁴ 國防部最後的定案，是將陸軍軍團、集團軍等大兵團作戰的課程，納入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正規班的教育計畫，並從第13期開始，訓期延長到10個月，同時於民國48年9月1日改稱「陸軍指揮參謀大學」。⁵⁵

改名後，陸軍指參大學又歷經3任校長。民國48年(1959年)12月16日，曾留學美國陸軍指參學校且畢業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第1期的吳文芝將軍接任校長。吳文芝校長任內，不僅購置設備整建校舍，同時加強研究發展，甚而創辦研究班。此外，吳文芝校長還鼓勵吸收新武器新科技知識，並增授戰役計畫等課程。

民國52年(1963年)9月1日，有留美及留德學歷的蔣緯國將軍接任陸軍指參大學校長，任內融合美、德、日軍事教育思想，銳意陶鑄革命情操，思維理則與表達技術。在課程方面，蔣緯國校長還加強機動作戰與政武合一之研究，並且開創戰略層次的軍事教育，尤其是野戰戰略之研究。當時蔣公有感於戰略教育的不足，數次希望建立戰略階層的軍種大學，但終因美援不支持 and 缺少師資的關係而未能實現。當時雖有白團的高級兵學班略有涉及野戰戰略的範疇，但卻始終見樹不見林。直到民國54年5月3日，才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班第5期，開始授予野戰戰略的

53 「總統府四十五年第十九次軍事會談紀錄」，1956年6月23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1283〈總統府軍事會談案(四十五年)〉，典藏號：45_003.91_2693-5_2_14_00001283_007。

54 「總統府四十六年第二十一次軍事會談紀錄」，1957年7月13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52034〈總統府四十六年軍事會談紀錄〉，典藏號：45_003.91_2693-5_2_14_00001283_007。

55 「國軍軍官教育學制就教育內容與教育體系方面更正建立之建議案附我國軍事教育體制與美日軍事教育體制比較表、美國各指揮參謀學校之教育內容等表」，1959年8月24日，〈國軍軍官教育學制構案簡報〉《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703-00088-001。



基礎磨練。⁵⁶

民國57年(1968年)9月1日，由畢業於美國陸軍指參學校及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第8期的盧福寧將軍接任校長，在隔年12月1日改隸屬三軍大學，並改稱「陸軍指揮參謀學院」。⁵⁷之後，國軍遷臺後之指參教育體系為之完備，師資愈顯精粹，並為反共復國之軍事教育奠定厚實的基礎。

陸軍大學與 圓山軍官訓練團的轉型

一、陸軍大學

回顧周至柔於民國40年10月與蔡斯研議創設陸軍參謀學校時，也同時在討論創立「國防大學」來取代陸軍大學。一開始蔣公並不預期美軍顧問團會協助籌設國防大學，因此還特別交辦國防部及當時陸軍大學校長徐永昌上將(1887~1959)，準備規劃招收陸大第24期和第25期入學事宜。⁵⁸但蔡斯卻欣然同意運用美援協助創辦國防大學。國防部遂於民國41年1月決

定，由將改制的陸軍大學併案納入國防大學的籌建工作，並請美軍顧問團協助辦理，⁵⁹有助於國防大學的創設與陸軍參謀學校之同步進行。

國防大學籌設初期，美軍顧問團原先訂定的開學日期是民國41年4月1日，但是在部分問題的處理上，一時之間與國防部沒有獲得共識，因而無法如期開學。例如雙方光是在學員的入學資格與校址就花費了許多時間溝通。原先美軍顧問團希望國防大學成立後，能與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同樣進駐在圓山，以便統一管理。但國防部選定的校址，是位在臺北大直屬於臺灣省政府的生產教育實驗所的新建大樓為校址。美軍顧問團不解的是，國防部為何要選定非軍事單位的地方，徒然增加公文旅行與協調的時間。⁶⁰在入學資格方面，美軍顧問團設定的是上校階以上的軍官，甚至是將官，因為這些人畢業之後將承擔國軍最重要的建軍備戰責任。但是，國防部卻預計收中校階的軍官入學。美軍顧問團就擔心國防大學可能因此被誤解為培養中

56 蔣緯國，〈國軍軍官深造教育之過去現在與前瞻〉《軍事雜誌》，第44卷第2期，1975年11月，頁15。

57 同註52，頁163。

58 「蔣中正令周至柔呈報陸軍大學第二十五期招生及教育計畫」，1951年10月16日，〈籌筆一戡亂時期(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10400-00018-028；《徐永昌日記》，1951年9月8日。

59 「為籌辦國防大學請派員協助由」，1952年1月12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32_00003187_001。

60 「國防大學校舍」，1952年4月14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37_00003187_001。

校軍官的學校，而不是培養上校軍官以上的教育單位，這樣將無法吸引各軍種派訓優秀的人員。⁶¹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雙方的各自讓步下逐一解決。民國41年5月1日國防大學正式成立，同時取代陸軍大學共計47年擔負陸軍深造教育的責任。

國防大學尚在籌建階段時，原先計畫開設國防研究系與聯合作戰系，但創校之後僅開辦聯合作戰系。⁶² 聯合作戰系前3期的課程重點，聚焦在各軍種特性、編組、運用，統一部隊(戰區)與聯合特遣部隊之編組與職掌，聯合參謀組織與聯合作戰計畫作為要領，新兵器及戰地政務研究，以及應對共軍戰法等。第4期至第8期的課程重點，則包括共軍裝備與戰法、蘇俄軍事思想與政治理論之研究；兩棲作戰、空降作戰、戰略計畫作為、長期戰略判斷、島嶼防禦聯合演習，戰地政務，剿共戰法與正規戰法之聯合演練、核子作戰、全套軍事戰略計畫作為、戰役計畫作為、聯盟作戰組織與指揮關係、謀略戰之

研究等。⁶³

由於國防大學僅開辦聯戰系，相關課程非以國家戰略為著眼，「國防」與「聯戰」名實不符，且僅以參謀業務為主，缺乏用兵磨練。國防部有鑑於此，遂在民國48年9月1日明令國防大學更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⁶⁴ 更名之後，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的軍事教育課程，主在加強對各軍種作戰之認識與三軍聯合作戰之人事、情報、作戰、後勤等之計畫作為磨練。⁶⁵ 如此的教學內容，仍然僅限於三軍聯合作戰時之參謀業務為主，還是缺乏戰略性的狀況判斷、決心下達與戰略指導之磨練。⁶⁶

國防部為了創辦一所負責戰略教育的學校，對各階層與各軍種的戰略及聯合、聯盟作戰進行研究，從民國57年開始，將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正規班及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班合併，定名為「三軍聯合大學」。⁶⁷ 民國58年12月1日，三軍聯合大學再次改編，更名為「戰爭學

61 「國防大學及各軍種參謀學校」，1952年8月12日，國防部文檔處藏，《國軍檔案》，03187〈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典藏號：40_062.32_6015_15_46_00003187_002。

62 主要是因為聯合作戰系招訓的對象包含高級文官，課程範圍包含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範圍，不宜納入軍事教育體系，所以並未開辦。劉俊，〈國軍深造教育第二期—國防大學教育之回顧〉《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1996年5月，頁17。

63 同註62，頁17、18。

64 同註18，頁35。

65 岳天，〈國軍深造教育第三期—國軍聯參教育的回顧〉《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1996年5月，頁23。

66 蔣緯國，〈國軍軍官深造教育之過去與現在〉《三軍聯合月刊》，第12卷第9期，1974年10月，頁5。



院」，並與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同步改制為指揮參謀學院，併編為「三軍大學」。至此，國軍深造教育與戰略戰役層級的高司幕僚培育、聯合作戰之計畫作為，乃至於國防部聯合參謀之培育得以陶鑄涵泳，凝為一體。

二、圓山軍官訓練團

民國41年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成立後，國防部並沒有按照與美方的約定停辦圓山軍官訓練團，而是用形式上的改制繼續執行教學任務。民國41年8月1日國防部發布命令，圓山軍官訓練團更名為「國防部軍學研究會」，對外則以「實踐學社」為代稱。⁶⁷

圓山軍官訓練團改制為實踐學社後，擴大教育範圍，不僅招收陸軍中、高階軍官，更招收海、空軍同位階人員。主要班隊是「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軍事組)」，主要招訓對象含括陸、海、空三軍師長以上高級指揮官、黨政高級幹部及幕僚，但從第5期開始，則僅招收上校階指揮官及幕僚。此外，另增加了許多短期性的教育班隊，培訓範圍更為廣泛。例如從民國41年起至民國54年止，就有「兵學研究班(戰史研究組)」、「科學軍官儲訓班」、「高級兵學研究班」、「戰術教育

研究班」、「動員幹部訓練班」等，另外尚有臨時性班隊，如「國防部人事訓練班」、「史政人員講習班」。各班隊的訓期及完訓人數如表2所示。

主要班隊「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的教育重點，在於培養學員具有戰略及戰術的用兵素養，但並不包含參謀的作業。值得注意的是，該班訓期長達1年，不僅比改制前來得長，也比當時所有仿美制深造教育學校的訓期還長，顯見當時層峰對白團軍事教育的重視。不僅如此，當時實踐學社的學員在畢業派職上，也高於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的學員。通常畢業於實踐學社者，多派任指揮職或幕僚長職；而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畢業者，則多僅任幕僚主管或指揮副職。因此，當時軍方一般稱實踐學社為「石牌大學」，但內部更多謔稱為「地下國防大學」。⁶⁸為了這種謔稱，蔣公特別在民國44年8月29日對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第5期學員講話時，提出嚴厲制止，表示這「一定是非常熟習共匪破壞策略和反宣傳技巧的陰謀分子」所刻意創造出來破壞團結。另外，他還對實踐學社的學員指出白團教官存在的必要以及美、日軍事教育之間的差異。蔣公表示，美式教育參謀作業和各種計畫作為等

67 施治，〈國軍深造教育第四期—三軍大學之成立與教育概況〉《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1996年5月，頁29。

68 同註30，頁16。

69 同註65，頁22。

表2 實踐學社開設班隊一覽表

班隊名稱	開辦時間	結束時間	教育重點	培訓人數	備考
黨政軍聯合 作戰研究班 (軍事組)	41.12.29	52.12	用兵思想統一、戰略戰術原則、剿共戰術、海上戰略戰術、空軍戰略戰術、方面軍統帥原則、登陸戰術、渡河作戰。	694	每年1期。 共舉辦12期。
兵學研究班 (戰史研究 組)	47.03.1	53.06.30	大軍統帥、兵學理論、世界地理、遠東兵要。	67	原名「戰史研究組」，於民國50年5月更名。共舉辦4期。
科學軍官儲 訓班	48.06.15	53.01.30	1.軍事基礎科學 科學發展史、科學管理、 自然科學基礎學、兵器學、 造兵學。 2.戰略戰術 登陸作戰、反登陸作戰、 戰略戰術原則、蘇俄戰略 戰術。	160	共舉辦3期。
高級兵學研 究班	52.04.22	54.07.03	戰略戰術與戰史。	118	共舉辦6期。
戰術教育研 究班	53.03.31	54.07.03	針對共軍現況，實施反攻戰術訓練，並使習得戰術教育之方法，增進受訓人員戰術修養及推行戰術教育之能力。	160	共舉辦3期。
動員幹部訓 練班	41.10.27	48.03	留守業務。 動員業務。	9,208	共舉辦31期。包含留守業務班4期、動員業務班4期、動員業務高級講授班3期、動員研究班4期、軍需工業動員班3期。

資料來源：1.黃慶秋，《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70年10月)，頁3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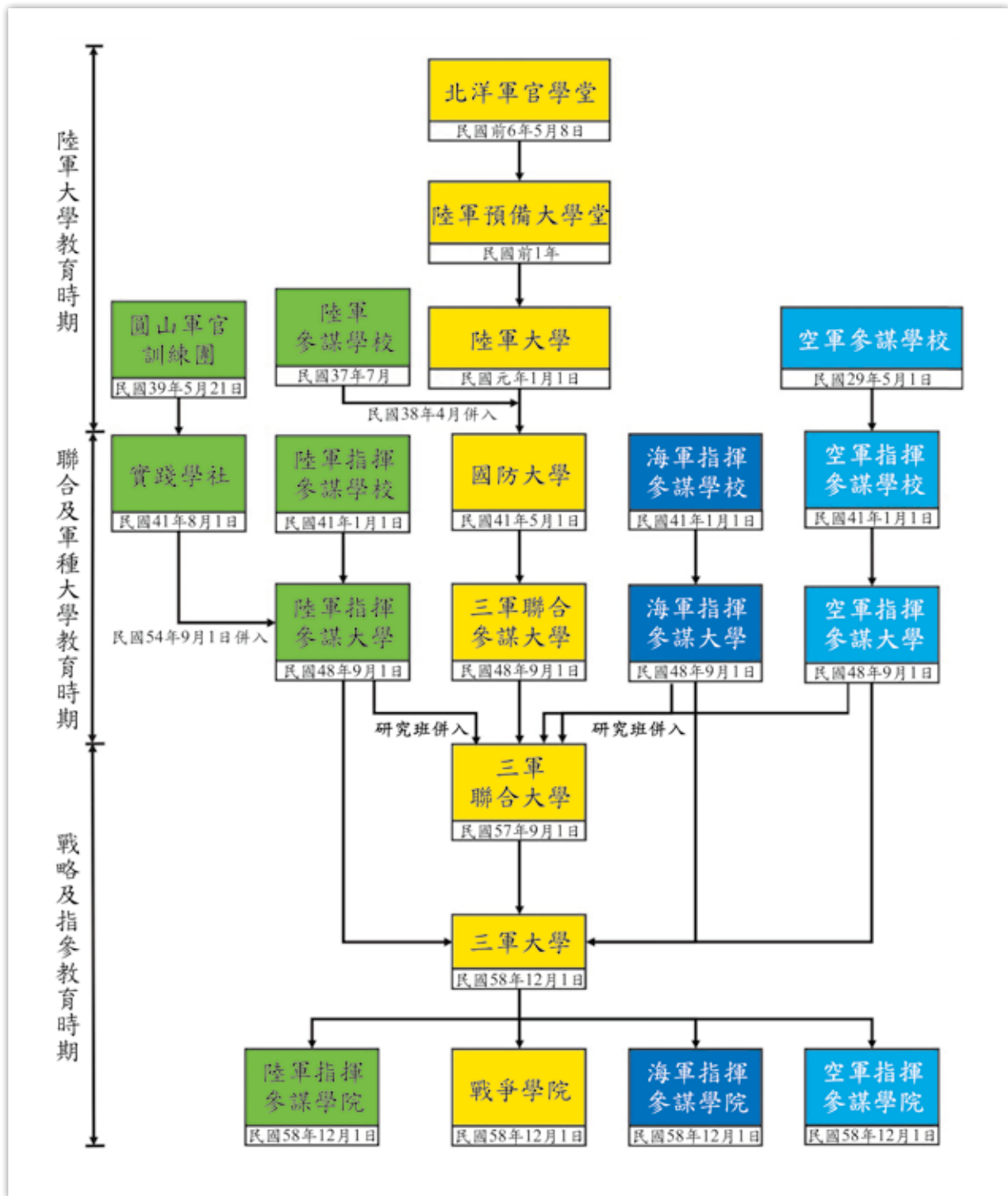
2.郭冠麟主編，《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3年6月)，頁16～20。

軍事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固然值得學習，但我國國力不如美國充裕，尚須充實精神力量，來彌補物資不足，而日籍教官正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況且日本軍人對蘇聯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可以瞭解我國反共抗

俄、革命戰爭的特質。⁷⁰

關於美、日軍事教育之間的差異，蔣公除了自己有所定見外，他還要求國防部召集相關人員進行比較。民國44年9月21日，在實踐學社的主導下，進行座談的

70 〈實踐學社的教育宗旨和使命〉，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卷26演講，頁349。



附圖 國軍深造教育沿革發展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羅本立，〈國軍深造教育回顧與前瞻〉《國防雜誌》，第3卷第11期，1988年5月，頁11。

有白鴻亮和部分教官，以及曾經就讀過美軍參謀學校的學員，包括劉廉一、蔣緯國、張鍾秀、王廣法等人。白鴻亮最後的結論是，實踐學社聯戰班主要在磨練學員戰略戰術用兵思維，使學員具備如何思考、如何判斷及如何決心的能力；而美式參謀學校教育則是著重在參謀作業方式與格式，兩者之間各有特色。然而，參謀學校教育固然重要，但實踐學社聯戰班與美式參謀學校軍事教育階段不同，實在無法相比。就如同拿參謀學校與更低階層的軍官學校或步兵學校相比較，同樣不切實際。再者，參謀學校已經在教授的計畫命令格式，實踐學社聯戰班實在沒有必要再教，一來浪費教育時間，二來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後果」。對於白鴻亮的意見，蔣公也非常認可，在批示中寫下「對於教官之綜合意見完全同意」。⁷¹顯然，不僅在白鴻亮的認知中，實踐學社的教育階層高於陸軍指揮參謀學校，蔣公也認為實踐學社的教育有其不可取代性。這也就不難解釋何以被稱為「石牌大學」，以及學員畢業派職的位階高於美式指揮參謀學校的畢業學員之故。

結語

陸軍深造教育學制自創始迄今已115年整，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最關鍵的是

遷臺初期的成功改制與整併。期間所累積之經驗智慧可謂豐富，也奠定現今陸軍指參教育的基礎。無論是銜接的「圓山軍官訓練團」或是後續依照美制興辦的陸軍指揮參謀學校，都孕育出許多對國家安全貢獻卓著的將校。

陸軍指參教育是培養陸軍幹部最重要的環節，隨著國際情勢與戰爭型態的改變，陸軍更需要培育高素質的軍官面對未來的挑戰。近代科學技術與武器之發展日新月異，戰爭型態早已是各軍種之聯合作戰，陸軍指參軍官亦應秉持承先啟後的精神，不斷日新又新。如此，始能增進國軍無形戰力，以化解我有形戰力不利之劣勢，亦能在未來戰場上凌駕敵人，戰勝敵人。

(110年4月30日收件，110年5月23日接受)

71 同註30，頁124、123。